



全書

四庫



第八五二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野 客 叢 紀	蘆 浦 筆 記	芥 隱 筆 記	堯 牖 閒 評	緯 牖 略	續 繁 集	考 古 編
------------------	------------------	------------------	------------------	-------------	-------------	-------------

宋 程大昌撰……………一	宋 程大昌撰……………六七	宋 高似孫撰……………二五三	宋 袁 文撰……………四一一	宋 龔頤正撰……………四八三	宋 劉昌詩撰……………五〇五	宋 王 楙撰……………五四七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攷古編卷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羅應台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攷古編

雜家類二 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攷古編十卷宋程大昌撰大昌有易原己著錄是編乃雜論經義異同及記傳謬誤多所訂証其詩論十七篇反覆推闡大抵謂詩有南雅頌之名無國風之名說極辨博而究無解於禮記之所引故終為後人駁

欽定四庫全書

攷古編

詰至正朔論謂雖首子以命月數而占星定厯修祠舉事仍用夏時象刑論謂是刑官取其法懸之象魏而不取畫衣冠異章服之說其持論雖頗新異而旁引曲證亦能有所據依他若以白居易樂府正韋述所記唐六典不曾行用之誤以在張掖者乃鮮水非令鮮水駁章懷太子所注後漢段熲傳之非以漢書比景縣當從劉向舊唐書作北景以首

子所稱子弓即仲弓非駢臂子弓以瑯琊臺

碑文証秦以前已嘗刻石皆典確明晰非泛

為徵撫雖亞於容齋隨筆要勝於鄭樵輩之

橫議也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_臣紀昀_臣陸錫熊_臣孫士毅

總校官_臣陸費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雜錄

二

欽定四庫全書

攷古編卷一

詩論序

宋 程大昌 撰

三代以下儒者孰不談經而獨尊信漢說者意其近古
或有所本也若夫古語之可以證經者遠在六經未作
之前而經文之在古簡者親預聖人授證之數則其審
的可據豈不愈於或有師承者哉而世人苟循習傳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雜錄

舊無能以其所當據而格其所不當據是敢於違古背
聖人而不敢於是正漢儒也嗚呼此詩論之所為作也

詩論一

詩有南雅頌無國風其曰國風者非古也夫子嘗曰雅
頌各得其所又曰大雅云又曰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未
嘗有言國風者予於是疑此時無國風一名然猶恐夫
子偶不及之未敢遽自主執也左氏記季札觀樂歷叙
周南召南小雅大雅頌凡其名稱與今無異至列叙諸

國自邶至豳其類凡十有三率皆單紀國土無今國風
品目也當季札觀樂時未有夫子而詩名有無與今論
語所舉悉同吾是以知古固如此非夫子偶於國風有
遺也蓋南雅頌樂名也若今樂曲之在某宮者也南有
周召頌有周魯商本其所從得而還以繫其國土也二
雅獨無所繫以其純當周世無用標別也均之為雅音
類既同又有別為大小則聲度必有豐殺廉肉亦如十
二律然既有大呂又有小呂也若夫邶鄘衛王鄭齊魏
唐秦陳檜曹豳此十三國者詩皆可采而聲不入樂則
直以徒詩者之本土故季札所見與夫周工所歌單舉
國名更無附語知本無國風也

詩論二

春秋戰國以來諸侯卿大夫士賦詩道志者凡詩雜取
無擇至考其入樂則自邶至豳無一詩在數也享之用
鹿鳴鄉飲酒之筵由庚鵲巢射之奏騶虞采蘋諸如此
類未有或出南雅之外者然後知南雅頌之為樂詩而

欽定四庫全書

詩古編
卷一

三

諸國之為徒詩也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簫不借季

札觀樂有舞象刪南籥者詳而推之南籥二南之籥也

刪雅也象舞頌之維清也其在當時親見古樂者凡舉

雅頌率參以南其後文王世子又有所謂晉鼓南者則

南之為樂古矣詩更秦火簡編殘闕學者不能自求之

古但從世傳訓故第第相受於是初命古來所無者以

為國風秦匹雅頌而文王南樂遂包統於國風部彙之

內雖有卓見亦莫敢出衆疑議也杜預之釋左氏亦知

欽定四庫全書

詩古編
卷一

三

南籥當為文樂矣不勝習傳之久無敢正指以為二南

也劉炫之釋鼓鐘雖疑雅南之南當為二南亦不敢自

信惟能微出疑見而曰南如周南之意而已矣諸儒既

不敢主二南以為南而詩及左氏雖皆明載南樂絕不

知其節奏為何音何類其贊頌為何世何主惟鈞命決

之書叙載四夷凡樂適有名南者鄭氏因遂采取以傳

足其數孔穎達輩率皆因襲其說凡六經之文有及於

南者皆指南夷南樂以應塞古制甚無理也且夫周備

古樂如韶夏漢武各取一代盛極者用之何有文王象舞而獨采夷樂以配此其謬誤不待辨而白也假設其時欲以廣取為備乃四夷之樂獨取其一何名為備反覆討究凡諸儒之所謂南者揆之人情則無理質之古典則無據至於削之舞象箏之奏南凡季札之所親見者明言其為文王之詩苟是南也而非二南之南則六經夫子凡其謂南者果何所指也此予所以敢違諸儒之說而斷以為樂也

欽定四庫全書

詩論

詩論三

周之燕祭自雲韶等類無采異代以外其當代之樂惟南雅頌三者隨事配用諸序序所為作具言其以大抵皆入律可奏也清廟之詩凡三十一其不指言祭祀者八而皆作之於廟也至於商十二詩其存者五皆配樂以祀知非徒詩也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始作也固已得請為頌矣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也語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

各得其所又曰師摯之始闢雖之亂夫闢雖亂於師摯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為之為言有作之義既曰作則翕純繼繹有器有聲非但歌詠而已夫在樂為作樂在南為鼓南質之論語則知三年不為樂之為吾以是合而言之知二南二雅三頌之為樂無疑也

詩論四

南雅頌以所配之樂名邶至豳以所從得之地名史官

欽定四庫全書

詩論

本其實聖人因其故未嘗少為加損也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其曰得所者復其故列云也既曰復其故列則非夫子初為此名也季札觀魯在襄之二十九年夫子反魯在哀之十一年却而數之六經之作上距季札無慮六十餘年詩之布於南於雅於頌於諸國前乎夫子其有定因也又矣則不待夫子既出而勅以名之也學者求聖人太深曰六經以軌萬世其各命之名必也有美有惡或抑或揚不徒然也重以先

儒贊漆國風一名參錯其間曰詩之目萬世不敢輕議
又從而例其義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
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
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
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也四者立而大小高下之
辨起從其辨而推之有不勝其駁者矣頌愈於雅康宣
其減魯僖乎雅加於風則二南其不若幽厲矣先儒亦
自覺其非又從而支離其說曰風有變風雅有變雅不
欽定四庫全書

復古編
卷一

皆美也夫同名風雅中分正變是明有與璫命之而曰
其中實雜賦殊不知何以名為也且其釋雅曰雅者正
也則雅宜無不正矣已而覺其詩有文武焉有幽厲焉
則又自正而變為政自政而變為大小廢興其有相矛
盾類如此又有大不然者東周之王位號以世雖齊桓
晉文其力足以無上而頌首歸尊稱之曰王不可少變
信如先儒所傳實有國風而風又非王者總統列國之
稱則夫子間黍離於衛鄭其遂以天王之尊下伍列國

矣累百世儒者至此不敢極辨蓋皆心知其不然而無
說以為歸宿故寧共置之不談而已此皆誤於信四詩
而分美惡故雖其善傳會者愈鑿而愈不通也且詩書
同經夫子刪定詩有南雅頌猶書之有典謨訓誥誓命
也語之與命謨之與訓體同名異世未有以優劣言者
其意若曰是特其名云爾若其善惡得失自有本實不
待辭費故也是故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
傳說世無議者正惟不眩於名耳而至於詩之品目獨
欽定四庫全書

復古編
卷一

說說焉是非謂之不知類也乎

詩論五

國風之名漢人盛言之而挈著篇首則自毛氏始戴記
遷史凡援說國風或引為自己所見或託以夫子所言
蓋皆沿襲前傳不足多辨載嘗究求其先則左氏荀況
氏既云爾矣曰風有采繁采蘋曰風之所以為風者取
是以文之也是時去孔子不遠已有若言矣左氏之非
丘明前輩多疑之其最不掩者有曰虞不臘矣世未更

秦未有臘名也是不獨不與夫子同時亦恐世數相去
差遠矣又況其託說於君子曰者乃明出左氏臆見故
知指采繁采蘋為風援引頌文而冠商魯其上皆春秋
以後語非如季札所列是其魯府古藏本真也豈可驟
徇世傳疑其授諸夫子也哉荀況之出雖附近夫子其
源流乃出子弓子弓者古云仲弓也雍之所得既非參
賜之比而況之言又不純師也中庸率性子思親受之
其家而成性存存克已復禮皆易論語中夫子筆舌所
出也況乃驟曰人性本惡其善者偽也若以善為非性
則禮也道義也皆非天賦而自外來設使已欲已克本
性已成元無此禮本無放失循何而復不繇道義則本
自無有亦何存之得存哉此其學術已明矣夫子不可
信據矣猶有可議曰傳授或偏見解不至至如唐虞象
刑典謨既嘗兩出又皆虞史所書亦帝舜本語而況直
曰治古無象刑而有肉刑也夫六經明有其文者況猶
忽忘以為無有則訛詩為風其可堅信以為有所傳授

欽定四庫全書

政古編
卷一

乎

欽定四庫全書

政古編
卷一

政古編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攷古編卷二

宗程大昌撰

詩論六

漢人贊目國風以參雅頌其源流正自況出也何以知其然也漢之詩師莫有出申公之先而其詩派亦無能與魯詩為匹者申公之師則浮丘伯而浮丘伯者荀況門人也高后時浮丘伯嘗遊京師文帝時申生又以精

欽定四庫全書

攷古編卷二

詩為博士即劉歆所謂詩始萌芽者也漢詩自毛公以外得立學官者凡三家轅固齊詩景帝始為博士獨韓嬰在燕申生在魯最為蚤出然終西都之世魯派之盛如王臧孔安國王式韋賢賢子玄成嘗皆以詩顯名為世所宗轅韓之學絕不能抗則漢世詩派大抵皆自況出也譬之水然源濁則流濁所受則然何怪乎況說之蔓行於漢哉左氏之生在況先後則未易亟斷然而朔標風名以比雅頌則二子同於一誤也抑嘗深求其故

欽定四庫全書

攷古編卷二

則亦有自蓋札之言詩嘗曰其衛風乎又曰泱泱乎大風也哉是語也謂康叔太公之餘風形見於是者若此其盛云云左荀之在當時其必尊信札言而不究其所以言意札之謂風者與雅頌配對又會十三國者徒詩而無他名徒國而無附語遂並齊衛二詩槩取風名加配諸國於是乎風與雅頌遂有名稱與之相敵後儒因又加國其上而目曰國風毛氏正采國風之目分實十三國卷首而作大序者又取司馬遷四始而擴大之遂明列其品曰風雅頌分為四詩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立而國風之體上則捨沒二南使其體不得自存又上則包并后稷平王使王業王位下當侯國其失如此究求所始皆左荀二子誤認季札本意而已此其誤之所起而可攷者如此然是說也子雖有見而去聖人絕遠乃欲以百世末學回數千載積久尊信之語於儒家俱無疑議之後多見其不知量也矣然其敢於自信者季札夫子格言遺訓交相證定非予而出臆說焉耳

矣

詩論七

周官之書先夫子有之其篇章所敘逸詩有幽雅幽頌而無幽風則又可以見成周之前無風而有詩雅頌正與季札所見名稱相應也太師比次詩之六義曰風也賦也比也雅也頌也興也列以為六蓋類而暢之猶曰詩之各有其理者如此而已耳鄭司農於此遂取季札衛風一語以實其說而曰國風者古固已有如大師所掌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是鄭氏亦覺六經夫子無言詩之有風者而特並沿六義以證夫風之有本耳故子得以斷謂左荀之失起於誤認札語也且鄭不知此之六目特釋其義而未嘗以命其名也試言其類吉甫之贈申伯也自叙所著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是正六義中取風以為之義者也然而夫子釐雅頌以正其所而崧高節采自屬大雅足以見雅之體可以包風風之義不得抗雅其證甚明也若參六義言之謂雅頌與風俱居六義之一而風當匹敵

雅頌則夫賦比興三體者今無一詩以行於世豈夫子而肯不論當否盡刪削無遺矣乎此皆可以理推而知其不然者若不信周官季札夫子而堅據荀況左氏漢儒以為定則正恐舍形徇影失本大遠也

詩論八

周禮篇章敘幽詩幽雅幽頌則幽宜入於樂矣然予嘗取周官凡嘗及樂者反覆推考以類證類然後知篇章之謂幽詩幽雅幽頌者非今七月等詩也蓋自大司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以下詩之入樂者皆枚數其篇若名如九夏之王夏肆夏大射之騶虞狸首是其證也而未嘗有如篇章所敘樂舉詩雅頌三體無分其為何篇何名者也夫既於篇章無所主指固不可臆斷其為詩矣設如所云即詩雅頌自是三類使一類但有一詩豈其不為三詩乎今考諸幽為詩凡七獨七月一篇與迎氣祈祭相入至騶鴉已下六篇皆明指周公居東時事既與迎氣祈祭絕不相類又無緣可混雅頌以為名鄭氏必欲附會乃取七

月而三分之曰此風也此雅也此頌也一詩而雜三體吾不敢臆斷其然乎不也然獨質諸論語夫子以雅頌得所始為樂正則雅頌混為一詩其得為正乎其既不正豈不為夫子之所刊削也乎且又有不通者用以入樂其全奏乎抑斷章而歛乎使其全奏則一樂所舉凡三奪其倫篇章其失職矣使斷章而取自應別七月而三奏之不應雜三體以為一詩也鄭氏既欲曲取七月以實篇章而篇章所歛詩也雅也頌也是已鼎立為三

細而推之三者之中詩之名既可以該括雅頌而七月一詩又域於諸儒所謂國風中若從篇章之舊而謂之詩則是於四始獨遺國風於是又捨篇章本文而自出已語獨改幽詩以為幽風而曰此詩即篇章氏所歛者也此可以見其遷就無據之甚矣歐陽文忠公疑別有幽詩於今不存所謂理至之言不得不服者吾取以為斷也盖古今事有偶相類者夫子聞韶於齊而齊亦有角招徵招釋者讀招為韶後世因其語而和之曰角招

詩論九

徵招是誠韶之遺音在齊者今去古日遠安知前人此說不有傳授亦不敢必謂其非也賴孟子載此詩本語曰畜君何尤又從而辨之曰畜君者好君也然後今世得以知其為景公君臣相說之樂而非舜韶也今鄭氏以篇章所歛之幽詩雅頌適與幽同而遂取是三體於七月一詩則夫招同於韶且又在齊其可亦指以為虞舜九成者矣天下事正不可如此牽合也

詩序世傳子夏為之皆漢以後語本無古據學者疑其受諸聖人喑不敢議積世既久諸儒之知折中夫子者亦嘗覺其違異而致其辨矣予因參已意而極言之夫子嘗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說也夫子非以言詩也或者魯太師摯之徒樂及關雎而夫子嘉其音節中度故曰雖樂矣而不及於淫雖哀矣而不至於傷皆從樂奏中言之非以叙列其詩之文義也亦猶賓牟賈語武而曰聲淫及商者謂有司失傳而聲音奪倫耳非

謂武王之武實荒放無檢也今序誤認夫子論樂之指而謂關雎詩意實具夫樂淫哀傷也遂取其語而折之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其與夫子之語既全不相似又按之關雎樂則有之殊無一語可以附著於淫哀傷也夫其本聖言而推之者尚破碎如此其他何可泥名失實而不敢加辨也歟至他序失當與詩語不應則有昭然不可掩者矣蕩之詩以蕩蕩上帝發語召旻之詩以旻天

辨著序者之主名則雖博引曲論深見古詩底蘊學者亦無敢主信也矣

詩論十

謂序詩為子夏者毛公鄭玄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三疑其為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興而不言其所從興美刺雖有指著而不斥其為何人子夏之生去詩亡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氏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於世而鄭玄作毛詩箋也其致著傳授明審如此則今傳之序為宏所作何疑也然而以子夏而較衛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侔既子夏不得追述而宏何以能之曰曄固明言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今混并無別然有可攷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鄭玄之釋南陔曰子夏序

詩篇義合編遭戰國至秦而南陵六詩亡毛公作傳各引其序冠之篇首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玄謂序出于夏失其傳矣至謂六詩發序兩語古嘗合編至毛公分冠者玄之在漢蓋親見也今六序兩語之下明言有義亡辭知其為秦火以後見序而不見詩者所為也毛公於詩第為之傳不為之序則其申釋先序辭義非宏而孰為之也以鄭玄親見而證先秦故有之序以六序綴語而例三百五篇序語則古序宏序昭昭然白黑分矣

欽定四庫全書

詩古編
卷二

詩論十一

宏之學出於謝曼卿曼卿之學出於毛公故凡宏序文大抵祖述毛傳以發意指合其書具在可覆跡也若使宏序先毛而有則序文之下毛公亦應時有訓釋今惟鄭氏有之而毛無一語故知宏序必出毛後也鄭氏之於毛傳率別立箋語以與之別而釋序則否知純為鄭語不誤表別也又況周自文武以後魯自定哀以前無貴賤朝野率皆有詩詩之或指時事或主時人則不可

釐定其決可揆度者必因事乃作不虛發也今其續序之指事喻意也凡左傳國語所嘗登載則深切著明歷如見荀二書之所不言而古書又無明證則第能和附詩辭順暢其意未有一序而能指言其人其事也此又有以見序之所起非親生作詩之世目擊賦詩之事自可以審定不疑也然范曄謂續序之為宏作真實錄矣且夫詩之古序亦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為也采詩之官本其得於何地審其出於何人究其主於何事具有

欽定四庫全書

詩古編
卷二

實狀致之大師上之國史國史於是采案所以綴辭其端而藏諸有司是以有發篇兩語而後世得以目為古序也詩之時世上自周下迄春秋歷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鑿空追為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國史所記二語者合為一篇而別著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敘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陵六詩逸詩雖逸而序

篇在毛公訓傳既成欲其便於討求遂釐劉諸序各實篇首而後衛宏得綴語以紀其實曰此六詩者有其義而亡其辭也此又其事情決比可得而言者然也

詩論十二

予論二南國風既與左荀漢儒大戾而世之信四子蓋略與夫子等若非即四子之說而有以屈服之則予猶不能自信而能取信於人乎左荀漢儒其理若事既詳辨之矣而予意所鄉欲求典刑來自夫子或如季札觀

欽定四庫全書

詩論

十二

魯之類辨之而極其明措之而不可易乃有以立今信而釋前疑也世遠無古書可攷則不免試於毛傳乎求之求之既久忽於析類標卷之間見其名稱略與札同而時有贅出者因從贅出者而刪削之其類例所列乃遂上與札語配合無間因得以確然自信曰季札所見品式其尚未磨而毛公之誤其尚可正也哉蓋自周南以及召南邶豳十三國小雅大雅頌此古詩之名品次第略見札語而亦毛傳散在篇卷者然也毛氏之標篇

記卷也於二雅三頌每一更卷特曰某詩之什卷第若干

而其或雅或頌則別出一簡列實左方未嘗舉而加諸記卷之首也獨至於周南召南十三國者則皆枚數國名升而繫諸各卷詩名之上如曰周南關雎傳第一邶柏舟傳第三而後別出國風一目布之左簡二體既異而其書類例由此不能自相參合且多與札語牴牾矣以毛氏之所自標者而參較言之則二南十三國者之比雅頌既皆長漆國土於每卷之上矣以札語而較

欽定四庫全書

詩論

十二

毛傳則二南十三國之左遂又贅添國風一名以已例則自為差戾眎札語則有所增溢蓋嘗詳而求之則知其所從差而正其所以誤削去國風二字而下周南召南與夫自邶至豳凡十三國名者補實今毛氏國風部位則二南十三國二雅三頌皆列至毛詩二字之下而標卷悉用詩名截然一貫無有殊異而三百十有一篇者與季札所見名稱位置色色相合矣其樂名之附國土者則周南召南周頌魯頌商頌同為一類其徒詩之

繫國土者則十三國而無樂名又自一類其小大二雅不繫國土獨志音調又自一類彼此參會悉無舛誤此子所以得循毛傳以正毛失而喜古則未泯者此也毛傳篇卷散裂難攷今取其本目著之於前而用予所意定者隨著之後苟信予說而即此觀之不待求之毛傳固已昭昭可曉已

欽定四庫全書

攷古編
卷二

十三

攷古編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攷古編卷三

宋 程大昌 撰

詩論十三

孔子世家古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然而今詩之著序者顧三百一十一篇何也龔遂謂昌邑王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諫識緯之書如樂緯詩緯尚書璣璣鈴其作於漢世者皆以三百五篇為夫子刪采定數故長孫無忌輩推本其說知漢世毛學不行諸家不見詩序不知六詩亡失也然則先漢諸儒不獨不得古傳正說而宗之雖古序亦未之見也夫既無古序以總測篇意則往往雜采他事比類以求歸宿如戰國之人相與賦詩然斷章取義無通舉成說故班固總齊魯韓三家而折衷之曰申公之訓燕韓之傳或取春秋雜說咸非其本義也然則古序也者其詩之喉襟也歟毛氏之傳固

欽定四庫全書

攷古編
卷三